

疫情突如其来后，每逢过年过节，我们不去饭店，挤在老母亲家中聚餐，众人七手八脚做一席家常菜，我备了一只大而沉重的咖啡机，在紧密的餐叙之后，让老母亲和一家老少，人手一杯咖啡，慢慢细品。

我对咖啡的启蒙认识，源于母亲。上世纪五十年代母亲在机关上班，和当年很多新女性一样，工作上独当一面，却不爱做家务，俗称不会过日子。母亲很爱购物，花钱慷慨，或许和她每天下班会途经淮海中路有关，一路上她看到香喷喷的糕点、好看的家居用品，新鲜的花卉、时髦的电影杂志，便会兴致勃勃买回家。

起初没涉及咖啡，她很喜爱麦乳精，自豪地买回来，每天早上给家人冲上一杯奶香浓重的麦乳精，这一刻她神情分外甜美。

麦乳精口感香甜、醇厚，我和弟弟更是迷恋，甚至喜欢上了麦乳精罐，深深的圆罐中间，有一个紧实的小圆盖，像油漆桶似的，密封得很紧。每次轻轻撬开盖子，会有愉悦漫上心头。

吃空的圆罐也成了宝贝，母亲留下若干做了饼干听，圆罐的数量渐渐可观，她还悉心为它们一一

咖啡故事

秦文君

编号。

很快，我和弟弟有了新发现，麦乳精干吃更醇美、过瘾，于是我们悄悄将小圆盖撬开一点，等麦乳精慢慢回潮、结块，入手一大块，一时间蜂窝状的麦乳精甜化了舌尖，绝佳的滋味萦绕在口，替代了最好吃的甜甜蜜蜜太妃糖，成了童年世界里的第一美味。

母亲并不认同我们的干吃麦乳精，认为这是暴殄天物。物质匮乏的年代，她对这一杯杯麦乳精怀有深切的厚望，不限于口感绝好，更看重它是滋养身体的营养品。她执意维护着麦乳精说明书上的正统吃法，想想也是，那个年代，用购粮证买一斤大米才0.16元，一罐麦乳精价格却高达数十元，真是奢侈品。我们理解母亲对它重视中，带有一点小小的仰视。

第一次碰咖啡，也是在母亲的带领下，一次全家去德大西菜社吃葡国鸡，喝罗宋汤，餐后母亲点了两小杯咖啡，给我和弟弟点了甜品。咖啡上来了，父亲却去外面抽烟了。

我只看了一眼，就迷上了镶银边的咖啡杯、侵袭而来的咖啡的香味，小碟子里的方糖也让我隐隐激动，便对母亲说想品尝咖啡。

母亲让我喝一口试试，结果被她说中了，我喝第一口咖啡就被呛到了，它的苦而涩辛辣地熄掉了我积蓄的热情。奇怪的是，虽没在第一口咖啡里体会到美好与舒坦，但

我依然对咖啡怀有模糊而美好的幻想。细究起来，不能不说这一份好感来自麦乳精，我感觉到咖啡中的某些香气隐约和麦乳精有关联，我还被迷人的碟子、棱角分明的方糖、母亲喝咖啡时轻轻一调的手势、流露的灿烂神情所打动。

渐渐长大，初中时代在好友家喝过一杯摩卡咖啡，加糖、加奶，还加如许五色的可可粉，浓厚的、热腾腾的一大杯喝下，太满足了，认为这样的咖啡才是世界一流。

17岁那年，我被分到黑龙江林区上山下乡，历经的年少艰辛，最抵挡不住每当生病乏力，并无亲人在身边，补身体的只有红糖水冲炒麦粉，煮两只鸡蛋服下。

想不到有那么美好的一天，一个同伴从箱底翻找到一小罐速溶咖啡。

这罐咖啡被当作故乡上海的召唤，对遥远的大都市洋派生活的念想，这咖啡自然成整个集体宿舍的宝贝。每次冲饮，每人只舍得在杯底撒少许颗粒，加几大勺红糖，冲兑出前所未有的咖啡红汤。在无比严寒的北疆冬季，一饮而尽，帐篷外冷峻的茫茫山野上仿佛绽放起大片的花朵，我们无比激动地邂逅各自丰盈的青春活力。

八年后我得以返城，很快找到了心灵的归属，投身于挚爱的文学创作，每完成一本书，我会为自己留下点闲暇时光，穿梭于电影院、博物馆、餐馆、书店、个性茶馆，咖啡馆。作为一个在偏僻的远疆待了八年的回归者，

决不会辜负大都市的美妙和多彩，心里多了一道失而复得的坎。

上海是全球咖啡馆最多的城市，我至亲中，有孩子在做咖啡这一行的，有一年听闻他获了行业里的大奖，便去咖啡店看看工作状态中的他，第一眼感觉非常陌生，挑染的头发，和前沿时尚的音乐一样显出几分另类。他太爱咖啡了，一杯手冲咖啡，在磨豆，倒入咖啡粉，注入热水，闷蒸，滴滤，在随性的仪式感中完成专业的动作，也许外人会觉得这么一套有点摆谱，但他精神愉悦，没让自己活得秘密，保持自己的尊严和机密，这是新世纪的孩子们的可爱姿态。

我带着年岁和阅历方面的沉重，喝一杯摩卡，加糖又加奶的那种，和孩子一样沉浸在自我的记忆和心境中，自在、松弛了，哪怕只是一个人，孤独和忧伤也可以是香的，和咖啡一样在几丝苦涩中品到苹果般的清香。

这些年来，我到过世界各地的许多咖啡馆，陆续写下一些零散的心得，有朋友看到后，送我和咖啡有关的礼物。台湾的好友桂女士在过去的十年中，接连送了我三套唯美的咖啡杯，大、中、小各一套，我至今还在用着。

近期有两拨文友找来，一拨人询问我是否有意将小香阅读之家变身为美轮美奂的咖啡馆，依旧延续儿童阅读的新理念，最好像小香咕一样，养一条忠心活泼的柴犬，养一只爱炸毛的精灵古怪的小猫咪。

另一拨人前来说服我入股他们的咖啡馆，说咖啡为作家创作提供持久的专注力，巴尔扎克能持续工作17小时，源自他每天喝50杯特浓咖啡。

我信任咖啡的妙用，也认为在虚无的咖啡馆环境里，也许真能使作家灵性大发。不过，何苦费时去开咖啡馆呢。我家楼下就有一家咖啡馆，只是楼高些，闻不到扑鼻的咖啡香气。我计划在客厅里辟出小小一隅，吊灯、浮雕咖啡杯、玻璃屏凤，让这里初具海派风格的咖啡馆情调。这样一来，只要我高兴，就在臆想中的“咖啡馆”里开写，源源不断。

我们那代人，年轻时都喜欢过苏联歌曲，它们抚慰温暖过我们艰辛苦涩的青年时代，以美好温暖的意象鼓舞了人生的前行。《山楂树》《灯光》《小路》传唱了几代，如今还在流传。

一首《列宁山》一度也深受年青人、特别是大学生的喜爱，但在历史沉浮中静寂了。它歌颂了莫斯科的新建设，词曲明朗、自豪、朝气，与那时我们的青春底色高度融合。歌中有这样一句歌词：

它们（指高楼大厦）装饰着我们伟大的城市，大学生成群涌到这山上……

莫斯科大学就在这旧称“麻雀山”、后更名“列宁山”的山上。她有二百五十多年历史，首任校长是在多领域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罗曼诺索夫（初中化学学的“物质守恒定律”就是他发现的呀）。莫大是俄罗斯的学术重镇，出过八名诺贝尔奖得主。惭愧说不出几位出自莫大的自然科学家名字，但人文科学方面给我文学营养的赫尔岑、冈察洛夫、别林斯基、契诃夫、屠格涅夫等，也都是莫大的学生。为向他们致敬，莫斯科大学是我几年前俄罗斯自由行必到的一站。

五月中，莫斯科还是春寒料峭，但校园已披一片新绿。学校没有围墙，主要校道就是马路。其主楼是斯大林时期典型的“七姐妹”建筑风格：中间一尖塔楼高耸，低处U形地带环绕着六座塔楼。我们在华沙、布拉格、布达佩斯都见过这种高楼，它们无声地叙述着国家的历史。

主楼前有一尊罗曼诺索夫雕塑。两旁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教学楼，楼前红色花岗岩高台安放人物坐像。可惜不懂俄文，人物又都留着一式的大胡子，无法判断他们是哪一位，但都应是莫大的杰出人物吧。

主楼前面的群雕表现的是当代年轻人，这更契合前苏联初期的社会氛围。建筑、设施或雕塑都有些残旧，修葺得也有些粗糙。

我们想进入教学楼看看，但安保森严，进门就是一道栅栏让人止步。想照相也被保安伸手阻止。他们孔武有力，喊话的气势甚有阻吓力。

我们只能拐入了旁边的校道闲逛，迎面便见到一座纪念碑，它由三支尖柱成品字伸向天空，十余米高的柱子是米白的四面体，中空地面燃着不灭的火焰。一个戴黑帽、穿黑皮衣的中年男子正在塔前徘徊。

柱上刻着1941-1945的字样。这正是苏联抗击纳粹德国入侵的卫国战争年份。每年五月，俄国各地都会举行纪念活动，几天前我们在圣彼得堡就适逢其会。人们涌到街上，举着在战争中失去生命的亲人相片，唱着卫国战争的名曲《喀秋莎》。游行队伍浩浩荡荡，从早上十点多开始至下午两三点，行至冬宫广场结束。

人们会永远铭记1941-1942年间那个多雪的冬天。希特勒重兵围困列宁格勒（圣彼得堡旧名）近900天，极度的饥饿寒冷令每个家庭几乎都有牺牲者。城中军民以命抵抗，德军久围未克撤退。列宁格勒保卫战是俄罗斯人英勇不屈的标志。

那个黑衣男子走过来用英语搭话，一来二去中我们知道了他是莫大的生物学家，刚从国外交流回来。他知道我们是中国人时，表示将来一定会去一趟。谈话正按情理进行，男子忽然十分严肃地发问：你们觉得什么是俄罗斯的灵魂？我们一时语塞。

我们和他告别。走了好远回头，看到男子还在纪念塔下踱步，也许还在苦苦思索令他困惑的问题。

什么才是俄罗斯的灵魂？或者他该去问历史，问俄罗斯的朋友和敌人。

我想起了《列宁山》的几句歌：当我们想起年轻时光，当年的歌声又在荡漾。啊，世界的希望俄罗斯的心脏，我们的首都莫斯科。

俄罗斯的灵魂

黄虹坚



红帐篷 (色粉画) 黄石

情绪是会流动的(外一章)

詹政伟

这个世界，肯定会有你所不知道的东西，被遮蔽的部分实在太多了。

许多时候，我们是清醒的，但有时候，我们会在言语上逞能，而且常常无法自控，犯这样的错误是低级的，会把一个人的底细暴露无遗。嗨，起起伏伏的情绪啊。

坚强的智者

山就是天黑的时候你看不到它，有雾的时候你看不到它。

天亮后，雾散去了，你看到它。

它还是那样沉着地站立在那里，像一个坚强的智者。



金秋杂咏

王养浩

杏林见闻

窗外秋雨布，窗内春风拂，杏林琼楼起，白衣昼夜护。呼叫又起伏，奔波不停步。妖孽何时尽，秀脸尽汗珠。

晚舟归航

莫道已晚舟，放眼望星稠。明月照身边，故乡在



前头。心安是归途，泪流系招手。五星红旗举，开颜笑无愁。

国庆警花

国旗迎风展，彩菊遍野开。英姿立路中，车水马龙来。家有幼儿在，心无旁鹜怀。平安为万众，警花放异彩。

喜鹊登枝报吉祥

树清

站在那里，神态自若，旁若无人地唱着属于它们的歌谣，好不快乐。

到了秋天，秋风萧瑟，树叶落尽，喜鹊窝暴露在树枝上，此时的喜鹊们进进出出，运送着它们过冬的物资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鹊是传统的吉祥鸟，鹊鸣兆喜的观念自古以来便积淀成中国人的传统情结，深受人们的喜爱。因此，在崇明岛上，按乡间习俗，喜鹊窝是不可随意掏的，即使是淘气的孩子也不会去碰的。

然而，喜鹊是有情有理性的。记得我上小学时，有一天，父亲在田间干活时，发现一只受了伤的喜鹊，一条腿和翅膀还流着鲜血，便小心翼翼地将它抱回家，并找来香炉灰(乡间用来止血的土办法)敷在伤口处，用布条包扎好，又到稻田里挖些泥鳅和小虫子给它营养滋

补。晚上让它睡在铺有稻草的屋檐下。几天后，受伤的喜鹊便康复了，可以从地上飞到屋顶了。它那腹白背黑、尖嘴长尾的形态，招人喜爱。这只喜鹊经我们一家人悉心照料，换来了它的真情。白天，无论父亲走到哪里干活，这只喜鹊总是跟在他后头，形影不离。傍晚，收工回家，飞到我家的屋顶，如同站岗放哨的卫兵。到了晚上，便飞进我家屋檐下睡觉。这只聪明灵性的喜鹊成了我们一家人生活中的亲密伙伴，带来了一份祥和与生机，更是一个开心果，增添了不少乐趣。后来，时间一长，尽管我们都喜欢它，但它毕竟是野生的，应让它回归大自然。于是我们一家人费尽周折，几次把它送到偏僻的庄稼地，或是几里外的江边放飞，可到了傍晚，它总会按时飞回……看到此番情景，我们的心也就软

了，又继续把它留下，这样，落户近半年时间。可是有一天，早饭刚过，这只喜鹊不知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，或是通人性，看到当时我们家境贫困，没有什么东西喂养的缘故，突然间有些心神不定起来，它沉默不语，不吃不喝，在院子里飞来飞去，从我家屋檐下飞到屋顶，并不时地回头看看，也许因为不能说话，只能用这种方式铭记主人的救助。最后大叫一阵后，高飞在天空，从此一去不复返。喜鹊远去了，它带走了我们一家给它的爱，却给了我们留下诸多的思念。

散漫的日子彰显着闲逸优雅，自如的节奏舒张着轻松祥和。如今，在乡间有了众多喜鹊登枝的陪伴，撩人心魄，让人陶醉。

十日谈

魔都来了“飞禽走兽”

责编：杨晓晖

白鹭来了，成了家乡的一道美景。



夜光杯